

# 朝勝與朝聖

## ——臺灣棒球迷儀式文化

張文威\*

### 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 Sharon Rowe 對 Victor Turner 中介理論之思辯，藉以分析臺灣棒球迷之文化現象與加油儀式之意涵，並結合休閒觀之概念，以定位球賽於棒球迷的生命重要性。研究結果發現，現代運動仍具備 Turner 所定義「中介現象」之特質，本研究因此將觀賞球賽視為臺灣棒球迷生命中的儀式。並歸納出其儀式行為所具有之多重意義層次：「朝向勝利」的球迷加油儀式行為，象徵著現代運動的世俗化特徵以及競爭的本質；「加油儀式行為」與「看球儀式」：球迷藉此與日常世俗生活脫離，進入運動世界的神聖時空，展現如同「宗教朝聖」或媽祖遶境般的特質，並在其中獲得自我存在之價值與意義感，是朝向「人生至聖」的追尋。看棒球、迷棒球因此開展了人類透過運動世界，由世俗進入神聖，或是亦聖亦俗的可能性。

**關鍵詞：**棒球迷、中介儀式、類中介、朝聖、現代運動

---

\* 張文威，日本早稻田大學運動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E-mail:shumii@suou.waseda.jp

## Pursuing Victory and Pilgrimage: A Ritual Study of Taiwan Baseball Fan's Culture

*Wen-Uei Chang*\*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aiwan baseball fan culture. This study mainly is based on the ideas of “liminality” and “liminoid” which were brought by symbolic anthropologist Victor Turner and the following critic by Sharon Rowe. This study finds that modern sports still possess the quality of liminality, thus the researcher considers modern sports as a form of modern ritual. By participating baseball game and performing the cheering rituals, Taiwan baseball fans can separate from their daily routine, and situate in an ambiguous status that brings the joy of life and the fans also get the sense of being. The rituals of Taiwan baseball fans therefore contain various layers of meaning. The rituals performed by fans connote the pursuing for “victory”; the fans’ behaviors tend to show the quality of “religious pilgrimage”, especially during the playoffs and championship games. With the highly emotional devotion to the game, and taking all the suffering and sacrifice during the trip, the fans indeed demonstrated a bodily practice that similar to pilgrimage. Baseball games thus function as a modern form of ritual in a larger context of life. In side this liminal space and time, the door toward sacredness opens for people in their profane lives.

**Keywords:** baseball fan, liminality, liminoid, pilgrimage, modern sport

---

\* Wen-Uei Chang, Doctoral program, Graduate School of Sport Sciences, Waseda University.

## 一、前言

運動賽事作為人類儀式化表現的一種，時常與宗教和儀式連結在一起。更精確地說，其淵源便來自宗教活動。著名的運動史學家 Allen Guttman 就曾寫過《*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介紹現代運動從古代奧運具有的宗教祭祀活動，演變至今以追逐紀錄為目的。<sup>1</sup>國內近期的研究，亦注意到運動與儀式的議題，國內學者石明宗應用了 Victor Turner 的中介與儀式的概念，來說明運動在現代人生活中的地位。<sup>2</sup>

上述的運動賽事儀式化特徵，事實上在現今臺灣職棒的球場，亦可透過球迷加油的文化而探知一二。看台上的大鼓敲擊聲、後援會樂隊演奏聲、球迷敲擊加油棒的聲響與整齊劃一的加油手勢，以及共同一致的口號，這些重複發生、儀式般的加油方式，共同營造了臺灣球場的特有氛圍。既有研究僅將這些加油行為描寫如中世紀嘉年華或廟會般熱鬧，並未從儀式觀點著手，亦較少從現代運動所處的社會位置來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欲藉由 Victor Turner 的儀式理論，深究球迷文化、儀式，以及現代運動的關連性。

依照 Turner 儀式理論「中介與類中介現象」的分類，現代運動應屬於專指工業社會的休閒與文化展演的「類中介現象 (liminoid)」。因為 Turner 認為，在現代社會，中介現象僅存於教堂活動、入會儀式與其他秘密社群，不再是普遍的；類中介現象存在於藝術、運動、消遣、遊戲等休

<sup>1</sup> Allen Guttma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sup>2</sup> 石明宗，〈「運動儀式」之研究——「技術動作儀式」與「再現文化儀式」〉，《運動文化研究》，8（臺北，2009.6）：7-51。

閒領域，則像是商品，相較於中介現象較有自由選擇，不再是義務。因此可以說人們是工作於中介現象，遊戲於類中介現象 (One works at the liminal, one plays with the liminoid)。<sup>3</sup>

在運動文化研究中更常見的論辯，亦認為古代運動是高度儀式化的現象，並且是在更廣大的宗教脈絡中被體驗與展開；現代運動則僅是世俗化的大眾娛樂，不帶有神聖或宗教性。將運動休閒這類類中介現象，歸類為自主表達形式的 Turner，亦抱持類似的觀點，因此並沒有將現代運動及其他大眾展演等現象，當作儀式本身來進行討論。

就目前臺灣既有文獻所指，以及筆者實際參與訪談發現，臺灣棒球迷在球場內展現的文化現象，似乎仍帶有儀式活動的意味。但依照 Turner 儀式理論的定義，看棒球這項現代性運動休閒活動，因為位處工業化社會，且屬於個人的獨立選擇，應屬於類中介現象，而非傾向於具有集體影響力的中介儀式，因此本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即是「看棒球屬於中介現象或是類中介現象？」由於並沒有直接討論棒球與儀式的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將視角放大，欲藉由棒球所屬的現代運動，宏觀地瞭解棒球與中介和類中介現象的關係，以利後續對於臺灣棒球迷文化的剖析。

透過現代運動與儀式理論的對話，得以深化棒球迷研究的思考脈絡同時，筆者於田野調查期間發現，儀式理論雖能描述廣泛球迷群眾的樣貌，但卻不足以詮釋「死忠」的深度球迷的身體展現與經歷。Turner 除儀式理論外，相當重要的概念來自於「朝聖」的討論，在他的敘述中，可以發現深度球迷的球場之旅與朝聖有許多相似的特點，因此在本文後段嘗試將兩者做一結合，冀求更貼近深度球迷的真實感受外，也試圖開創運動領域中「朝聖」的相關討論。

---

<sup>3</sup> Victor Turne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1982), 55.

## 二、儀式理論與現代運動

Sharon Rowe 於《儀式研究期刊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中所寫〈Modern Sports: Liminal Ritual or Liminoid Leisure〉<sup>4</sup>一文，詳細討論 Turner 對於現代運動、中介與類中介的觀點，並提出運動作為一種中介現象的現代形式。她並不認同現代運動只是世俗化大眾娛樂的想法，指出古代與現代運動的關係不能以「儀式－世俗 (ritual-secular)」的區辨來呈現：

現代運動的確脫離了宗教組織，也受到商業化力量的推動，與現代科技發明也更加緊密結合，但不能以此為區分古代與近代運動的依據。古代運動同樣的被當時社會的商業所利用和支持，也利用了當時的科技成就。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的確是現代文明的特色（現代宗教亦然），也可能同時沖淡了原本豐富的儀式內容，但不一定放棄了儀式中介性的要素。<sup>5</sup>

因此 Rowe 認為儀式仍然是現代運動現象的核心，現代運動挑戰了 Turner 對於中介 / 類中介的區分。依 Turner 的看法，類中介現象發生在個人或較小的團體，中介現象則反映了整個社群隨時間演進的集體記憶，這樣的對比在 Turner 理論一直具有中心位置；因為體現了人類表意文化 (expressive culture) 的根本改變。

此外，現代運動確實有許多的形式，不同的組織分別訂立各自的規則，發展也互不相同，但 Rowe 從現代運動的產生、象徵意義與集體影響力三方面，說明運動仍然是「集體性 (collective)」的現象，來反駁 Turner

<sup>4</sup> Sharon Rowe, "Modern Sports: Liminal Ritual or Liminoid Leisure,"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12.1(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8), 47-60.

<sup>5</sup> Sharon Rowe, "Modern Sports: Liminal Ritual or Liminoid Leisure," 48.

所說「類中介現象是走向個人選擇的。」

在現代運動的產生發展方面，Rowe 認為不同於由特定個人創作的其他類中介現象，如繪畫或詩歌，運動則像儀式一樣是從集體裡產生的。對於擁有悠久歷史的日本國技相撲，Rowe 是這麼說道：

……這類古老且普世運動的起源超越了文化，指向了某些更原始，由人類所共有的。運動很少由獨立的個人所創造，即使某些近代的運動具有特定的發明者，但我們經常聽到的故事，是強調更多神話的色彩而非歷史的正確性。又或是運動員的傳奇性英雄事蹟早已超過了發明者本身的重要性。<sup>6</sup>

從上面的引文可以得知，運動就像是世人所共同擁有的經驗一般，這樣的普世性對於人的意義遠大過發明者本身，即使是現代發展的運動項目亦可驗證上面的這段話。近代棒球據稱是由紐約古柏鎮 (cooperstown) 的達博岱 (Abner Doubleday) 所發明，並且在古柏鎮上蓋了以達博岱命名的球場以及棒球名人堂 (Hall of Fame)。<sup>7</sup>縱使後世歷史學家對於棒球起源有不同的說法，但對於球迷與大眾來說，並不會改變球場和名人堂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最符合 Turner 對於類中介現象描述，由個人單獨發明的籃球，其發明者耐史密斯 (James Naismith) 也與其他著名球員一樣被擺在了名人堂裡，一樣的傳奇與不朽。<sup>8</sup>

在象徵意義方面，運動映照並且象徵該族群的集體心靈、精神。以日本相撲為例，相撲帶有日本的價值觀、傳統以及文化精神，從比賽進行時繁複的儀式、規則即可略知一二。許多國家都有足以代表自己國家的運動，像肯亞的長跑、俄羅斯的體操、東歐的舉重以及美國的棒球。人們透

<sup>6</sup> Sharon Rowe, "Modern Sports: Liminal Ritual or Liminoid Leisure," 49.

<sup>7</sup> 請參見美國棒球名人堂網站 <http://baseballhall.org/>

<sup>8</sup> James Naismith, 加拿大籍體育教師，於 1891 年發明現代籃球。籃球名人堂即以其姓氏命名為 Naismith Memorial Basketball Hall of Fame. <http://www.hoophall.com/>

過特定運動賽事，來作為認同集體以及獲得認同的方式。

延續上述的觀點，因為相撲力士是日本精神的體現，於是力士在日本社會具有相當重高的地位。那麼棒球在臺灣的地位，這項運動所具有國球的稱號，代表的就不僅僅是過去輝煌的競賽成績，亦體現了臺灣人的文化價值、心靈及精神象徵。

就集體影響力而言，運動對於族群的集體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許多運動賽事都是集體性的，而整個社群都會受到比賽的勝敗強烈影響，奧運吸引包含運動員、職員、迷的集體注意力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人類學家 James Peacock 就將奧運稱為「全球的儀式 (global ritual)」。<sup>9</sup>Rowe 下面的這段話為運動員、紀錄和社會集體三者間的關係做了最好的說明：

我們對於運動員的認識，不是來自他們的個性，而是作為象徵和符號。凍結在巔峰表現的畫面與無止盡的紀錄上，運動員成為了超過生命本身的象徵，他們的重要性、生命、意義來自於集體的想像和渴望。<sup>10</sup>

綜合 Rowe 所提出的以上三點，我們可以發現現代運動在當代社會所扮演的地位和能力，運動不僅是吸引注意力，而且反映了集體的價值觀，以及開創其他的可能性。Rowe 也為現代運動在當代社會的作用，以及帶來的可能性做了說明：「現代運動承載著與所有部落儀式一樣的超驗特質 (transcendent quality)；亦即再現集體的經驗、志向、價值觀和作人的限制，但也同時作為一個得以改變人類限制的結構和組織化脈絡。」<sup>11</sup>

現代運動符合中介現象的定義，除了先前所提出，是集體性的現象以外，Rowe 認為最符合的特點在於現代運動是季節性的現象 (seasonal phenomena)。即使不是跟隨著生物性或是社會結構的節奏，但必定是依

<sup>9</sup> Sharon Rowe, "Modern Sports: Liminal Ritual or Liminoid Leisure," 52.

<sup>10</sup> Sharon Rowe, "Modern Sports: Liminal Ritual or Liminoid Leisure," 50.

<sup>11</sup> Sharon Rowe, "Modern Sports: Liminal Ritual or Liminoid Leisure," 53.

循天氣氣候的規律。棒球是春天、足球是秋天、籃球是冬天，各種運動各自有舉行的季節。類似的論點可於其他學者的著作中發現，例如美國學者 Joseph L. Price 所編著的《*From Season to Season: Sports As American Religion*》就是在描寫這個特殊的現象。就算是較小型的運動像是游泳、田徑、甚至衝浪，也是有比賽季。在在都反映了中介現象的循環特質。<sup>12</sup>

總結來說，現代運動挑戰了 Turner 對於中介與類中介的區分，因為現代運動不管在創造、象徵力量、社群影響力上的集體性現象。同時其季節性循環的成份，也整合並融入了整體的社會過程，而非獨立斷裂的領域。雖然被 Turner 歸類為類中介現象，但體現在運動文化上的特徵，仍具有許多中介現象的儀式傾向。表一說明了 Turner、Rowe 以及研究者對於現代運動 / 休閒屬於中介或類中介現象之立場。

表一 「運動 / 休閒」和中介 / 類中介立場之比較

V.Turner	「現代運動 / 休閒」=類中介
S.Rowe	「現代運動 / 休閒」=中介
研究者	「現代運動 / 休閒」仍具有中介現象之特質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三、中介儀式與臺灣球場、球迷文化

由先前的討論，可以知道現代運動仍具有偏向中介現象之特質，帶有儀式的意味與作用。本節則透過臺灣球場與棒球迷的文化現象，來檢視本研究提問的：「看棒球屬於中介或類中介現象？」

<sup>12</sup> Joseph L. Price, *From Season to Season: Sports as American Religion* (Macon, Georgia :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 (一) 棒球場——球迷的中介時空

Turner 曾說所有的儀式展演，無論是否帶有宗教特質，位處傳統或是進步的社會，都有中介性，這些儀式構成了介於世俗生活與神聖生活的門檻、通道。發生在分離的時空，與日常生活如工作、飲食和睡眠相分離的地方與時間。<sup>13</sup>若將球賽也看成儀式、表演，那麼進行球賽的球場就是一個中介狀態發生的時空。

筆者在研究進行期間，實際走訪臺灣職棒的數個主要比賽球場，藉由對於球場環境的巡禮，現場感受其中的棒球文化，發現在球場的許多角落，包含牆上的掛圖、場外的櫥窗、商品販賣部的雜誌、球員首勝、首轟紀念球，都顯示了棒球賽事對於歷史感和紀錄的重視。Guttman 就曾引用一個運動迷的自白，來解釋運動賽事帶來的懷舊感：「其他的興趣、信仰都會隨著時間削弱，不然就需要有新的出現才能夠維持，但運動為我組織了一個連結，使我能夠回到青春歲月，也只有透過運動才能回憶我的過去。」<sup>14</sup>就像棒球迷常提及臺灣過去的光輝成績，也想重現那樣的光榮。另一方面，從球賽的大小儀式看來，特別是球季的開幕儀式，從唱國歌、頒獎授予退役球員、與二十年前相同的樂儀隊、再到開球儀式，都增添了對於過去的緬懷以及懷舊感，以及對於臺灣棒球傳統的延續；邀請三級棒球的小球員或是兒童觀眾來參與開球儀式，雖可能是球團行銷的手法，但其意義卻遠勝吸引球迷進場那樣的平凡。

依照 Crawford 的說法，運動場地會與球迷產生意義的連結，對於支持者來說，球場的意義遠大於單純作為舉辦賽事的場所。<sup>15</sup>即使那些可能

<sup>13</sup> 引自 Nicholas Abercrombie and Brian Longhurst, *Audience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London: Sage, 1998), 46.

<sup>14</sup> Allen Guttman, *Sport Spectat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43.

<sup>15</sup> Garry Crawford, *Consuming Sport: Fans, Sport and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33

缺乏足夠的設備，外觀也不吸引人的球場，仍然對球迷具有重要的情感意義。這點可以在臺灣球迷身上得到印證，因為臺灣大多數的球場設施都不是很完備，時常被球迷詬病，座位不舒適，看完整場腰酸背痛、視線不良、廁所漏水髒臭、大螢幕經常故障等等不勝枚舉的缺點，也不見聯盟跟球團改善，球迷對此大感不滿但還是願意看球，對球場還是有一份特殊的地方感 (sense of place)。Sydnor 在討論儀式與中介時，就提到像是奧運開幕點燃聖火的儀式，會為社會帶來懷舊感，並且展現了過去的某種樣貌，而這個過去充滿了美感、愉悅、善、愛、愛國、自然等特質。<sup>16</sup>

因此球場絕不僅是舉辦比賽的場館那樣的單純，作為臺灣棒球歷史與儀式文化的展演空間，為球迷建構起獨特的懷舊氛圍與歸屬感，並是引領球迷進入中介的空間。

## (二) 加油儀式——「朝向勝利」的球迷文化

在球賽進行的時空當中，臺灣的棒球迷，不是單純坐在座位上觀賞球賽，而是透過口號、手勢、音樂的加油儀式行為，更主動積極地，參與了比賽。

Schechner 延續著 Turner 的想法，相信所有表演具有的儀式和慶典的特質，來自於劇場和儀式兩者的辯證關係，也就是劇場被轉化成儀式，另一方面，儀式是被劇場所形構的。<sup>17</sup>因此表演者和觀賞者之間的區別被重新的定義，兩者間的界線被混淆了，甚至可以說他們是一同創造了表演。因為觀賞者的主動參與，使得介於表演者和觀眾的空間界線被模糊了。Wann 就認為運動賽事的觀眾具有同樣的性質，透過將觀眾轉化成表演者（像是波浪舞、鼓譟、參加半場活動等），運動賽事為運動迷肢體、情緒

<sup>16</sup> S. Sydnor, 〈Liminality: Contours and Context〉, 《運動文化研究》, 5 (臺北: 2008): 73-89。

<sup>17</sup> Victor Turner,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1985), 237.

投入建構了一個舞台。<sup>18</sup>觀賞運動鼓勵更多的社會互動，也使得迷敢於抓住機會表達。換句話說，如果把球場當成劇場，球員是當然的表演者，但是球迷也透過加油行為轉換成為表演者之一；藉由投入的進行加油儀式，創造了球場的整體氛圍。

臺灣的棒球迷因而展現了如上述的主動特質，將球場轉變為他們儀式表演的場所，他們絕不只是被動的觀看者，而是經常透過身體來表現他們投入在場上的一舉一動。除了選手擊出安打、全壘打時的慶賀以外，有更多更多的儀式動作跟著每球每個 play 進行著，例如投手獲得一個好球數時，樂隊會奏起鼓舞的音樂，觀眾也會跟著節奏敲擊加油棒，或是令對方球隊出局與攻守交替時，同樣也會有固定的樂曲與球迷的手勢動作等，乍看之下球迷是跟著球賽節奏在進行這些儀式活動，但當球賽出現變化時，球迷的加油聲、鼓譟、敲擊加油棒的節奏，反而能從看台上影響到場中央選手以及整個球場氛圍的轉變。例如投手連連投出壞球，此時樂曲和球迷的鼓舞就顯得重要了起來，有時候投手就似乎獲得了安定一般，繼續投出好球，甚至解決打者。而當有失分危機時，緊繃的氣氛瀰漫整個球場，不只是球員而已；一旦危機解除樂隊同樣奏起樂曲，此時在球迷聽來，就帶有更高慶賀的意味，不單純是一個出局數。球迷的習慣、傳統、迷信都說明了他們絕不是被動的，他們主動地改變並且建構了自己對於觀看比賽的體驗。

依照 Turner 的想法，凝聚社群是儀式的重要功能之一。從球迷的加油儀式可以發現，進行的過程存在著群體的默契，這樣的默契是該群體外的人無法解讀與內化的意義，成為維繫球迷間群體意識與認同的重要媒介。同時透過集體儀式所展現的文化現象，也成為了反映臺灣棒球文化的活動之一。

---

<sup>18</sup> Daniel L. Wann, *Sport Fans: The Psychology and Social Impact of Spectato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構成球場的氣氛、凝聚群體以及反映棒球文化以外，球迷的這些儀式行為，最重要的功能在於表達球隊或球員的支持。儀式中的兩個基本元素，包括了儀式的中心所在，也就是「象徵物」與「象徵行為」，以及儀式主要功能，即所謂的「象徵作用」。<sup>19</sup>所有的加油道具、加油棒、汽笛、海報、看板、及吉祥物等，都是儀式的象徵物；而所有的加油儀式行為，就可以視為象徵行為。這些加油道具有的儀式存在功能也就是象徵作用，都是希望球員、球隊能有好表現，最後能獲得勝利，因此是一種「朝向勝利」的象徵。

### (三)看棒球去——開啟神聖性的生命儀式

透過加油儀式，球迷在情緒上與精神上獲得釋放，進入了與日常生活不同的世界，在球場的空間裡，所有人的角色階級位置都重新分配，平日坐辦公室發號司令的白領階層，進到球場後也與其他的球迷一樣，都得依照原本是計程車司機的啦啦隊長指揮，或是工廠裡的作業員，在球場則搖身一變成為啦啦隊裡面的要角，這現象就像 Turner 所描述儀式發生時的中介狀態，角色、階級都被翻轉與顛覆。另一方面，在這些儀式的重複發生的同時，棒球賽事也逐漸進入球迷的生活中，遂演變成生活當中的一部分，進場看棒球也就成為了球迷生命中的儀式。

成為球迷的生命儀式，看棒球自然不同於其他類型的娛樂，由於更主動的投入，甚至成為心靈的慰藉。Michael Novak 就曾明白表示，球迷不僅僅是觀賞者而已，如果他們只是想要消磨時間、找消遣，明明有許多更便宜也更不累人的方式，也許看戲劇表演是為了被娛樂，但信仰於運動的人去看比賽絕不是如此。<sup>20</sup>由此可知，棒球賽不只是娛樂、遊憩，更不是

<sup>19</sup> 簡妙如，〈過度的閱聽人——「迷」之初探〉（嘉義：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sup>20</sup> Michael Novak, *The Joy of Sports: End Zones, Bases, Baskets, Balls, and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American Spir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為了外在的目的而行動，對於球迷來說，球賽本身就有存在的意義，帶來其他生活領域中所缺乏的體驗。

這項不同於其他生活層面的體驗，休閒學者 Godbey 就認為是滿足人類精神需求，表達「宗教情懷」的一種方式。他舉足球運動的情況來說明，像在巴西、韓國與英國，球賽擁有許多與宗教相同的特徵，球場內有類似教堂的氣氛、球迷的傳統加油和回應方式、舉行儀式和慶典，這項運動提供的不僅是國家或團體認同，也產生一種更廣佈、宏大，由人類共享的情感，或是「終極情感 (the ultimate)」。<sup>21</sup>臺灣棒球迷所展現出來的球場加油文化何嘗不是如此，由儀式的進行投注強烈的情感，並從中獲得流暢經驗以及體會生命的意義。

Godbey 所描述現代宗教無法提供的「宗教情懷」，事實上就是「宗教性」，用宗教性來說明運動與宗教、休閒與宗教的關係或許會更加地清楚明白。國內學者石明宗在討論運動與宗教之間的關係時，就十分深刻的指出：「宗教人不一定具有宗教性，反之，具有宗教性的人也不一定需要有什麼宗教信仰，人們生活需要的是宗教中的『宗教性』，宗教性對人生活的重要性在於，他打開自己，可以和別人、大自然、神……溝通，就像存在於人性的一項內涵，有了它生活品質也就更好。」<sup>22</sup>

總結來說，球迷透過加油儀式所進入的中介狀態，反應了集體的心靈、文化、價值觀、價值體系等，更重要的是在進行「看棒球」這項儀式或是休閒時，個人的自我意識脫離了原本世俗、工作世界的困苦和壓迫，透過全然的投入，棒球場成為了追尋自我生命意義的場所、領域，球迷得到了宗教性的感受，獲得人生的幸福感，直到球賽結束，球迷再次回到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並期待下一次朝向人生至聖之旅。

<sup>21</sup> Godbey, G., *Leisure in Your Life: An Exploration* (Pennsylvania: Venture Pub, 1999).

<sup>22</sup> 石明宗，〈山難經驗：一個運動與宗教觀點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144。

#### 四、球迷的朝聖之旅

運動賽事帶給球迷近似宗教的體驗，或是所謂的宗教性，再次把運動與宗教兩者的關聯扣連在一起。從球賽的外在環境出發，Bale 就認為對球迷來說，球場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強烈宗教性的場所，因為球迷會進場膜拜 (worship) 他們所支持的運動。<sup>23</sup> Novak 也說，球場雖然不是教堂或寺廟，但也不是遊樂場。一場棒球賽不是娛樂，球員也不僅僅是一個表演者。沒有人可以解釋運動中那股無可比擬的熱情、投入、紀律和奉獻。<sup>24</sup>

運動是人類存活在地球上的儀式表現，包含了尋求完美的儀式演出與展現出人類求勝的意志。現代的運動觀眾雖然被認為生活在世俗的時代，但是世俗化的運動節慶絕對和古代的儀式有相近之處。依照 Rowe 提出的看法，現代運動具有中介儀式的特質，因為它是集體性的，球迷進球場看球就如同宗教聚會一般，是一個集體性的儀式現象，先前的討論即可證明。同時，棒球賽之於集體的重要性，也許不是整個臺灣社會，但至少對深度球迷來說，與其他的休閒娛樂有不同的地位，甚至稱之為信仰、心靈寄託、慰藉都不為過。也許不像 Michael Novak 所說，運動是世俗宗教的替代品，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許多觀眾都體驗到宗教儀式般感受，是生命中最極致的體驗，這些都引領著我們以另一種虔敬到球場。<sup>25</sup>

因此可以說，棒球賽事成為了深度球迷的信仰依歸，這種虔敬往往來自於對勝利的渴望，越是高張力、越是攸關勝負的比賽，球迷越投入其中，自然也越有可能感受到宗教體驗。臺灣的棒球迷所創造的球場氣氛也是如

<sup>23</sup> 引自 Gary Crawford, *Consuming Sport: Fans, Sport and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sup>24</sup> Allen Guttman, *Sports Spectator*, 177.

<sup>25</sup> Allen Guttman, *Sports Spectator*, 177-178.

此，球迷在表達對於球員、球隊的支持上，展現出近乎宗教狂熱的特質。

這些球迷懷著虔敬的心情進入到球場，球場空間的本身與儀式的進行，便開始具有了神聖性，外地球迷甚至將造訪支持球隊的主場視為「朝聖」，球迷們看球絕不僅止於自己居住的鄰近縣市，而是會進行一趟像是旅遊的看球之旅，也因為如此才有機會走訪臺灣全部的球場，除此之外，他們跟隨球隊的足跡還跨出了臺灣。2007 與 2008 年統一獅隊在奪得中華職棒總冠軍後，到日本參與亞洲職棒大賽，受訪的兩位獅迷 Ella 與小媛也同樣不辭千里搭機前往東京，可見她們的投入程度。當她們談到去日本的特別經驗，其中一項也與加油的儀式有關：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時候去對面，中國大陸那邊，後面有個販賣區，我看到對面布雷那時候有指加油棒，指向外野，就覺得好爽，沒想到在這裡我也可以看得到。(獅迷小媛)

加油儀式再次扮演了認同的象徵意義，即使不在自己所熟悉的場地進行比賽，透過這些儀式也能建立起一種連續感，不受時空影響。除了加油儀式外，球迷為了表達支持所進行的旅程，事實上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宗教的朝聖，帶有更深的宗教意涵。

朝聖是人類學研究較近期才注意到的議題，研究者在耙梳 Victor Turner 的著作以及閱讀宗教人類學相關領域書籍的過程中，發現許多人類學家都曾提及「朝聖 (pilgrimage)」這個特殊的現象，Turner 更出版了專書討論基督教文化的朝聖。

「朝聖」這個用語並不侷限於宗教聚會。Sydnor 指出，即使朝聖總是與宗教的論點連結在一起，但其他學者對朝聖的描述，通常牽涉的不僅是宗教的意涵，而是一種藉由身體活動，所帶來超脫世俗、專注於心靈的意識。因此朝聖就像通過儀式一樣，是一種自我展演的形式。<sup>26</sup>無論這個

<sup>26</sup> S. Sydnor, 〈Liminality: Contours and Context〉, 73-89。

旅程是怎樣進行的，都同時是肉體和情緒的活動。朝聖者的經驗，可能透過自己的期待、或是同伴、儀式專家所建構和傳遞，同時也是非常獨特和個人的，因此仍然是無法預期、具有潛在的轉換能力。

簡單來說，朝聖是個人所進行的旅程，目的是為了追尋一個心神狀態，透過這個旅程，可以在其中體現個人認為有價值的理想。以球迷來說，總冠軍賽也是一個特殊的旅程，在其中所抱持的理想，就是希望透過行動的展現，能夠見證並參與球隊邁向冠軍的過程，由於比賽本身的高強度和精彩度，觀看總冠軍賽本身就是富有價值的行動。

「朝聖」與本研究的關聯，除了上述將球場視為聖地的看法，最重要之處在於 Turner 提出，朝聖具有通過儀式的中介狀態特質，共有十點分列如下：一、從世俗結構中的解放；二、地位的同質化；三、衣著和行為的簡單化；四、交融的狀態；五、嚴厲的考驗；六、對基本宗教和文化價值意義的反映；七、對宗教範式與人類共有經驗之間相通性的儀式化表現；八、從多重複雜的人外顯的個性裏出現了完全無缺的個體；九、從一個世俗社會的中心轉移到一個具有神聖意義的外緣；十、相對於制度化環境的個人獨特性等諸如此類的物質上，此十大特質。<sup>27</sup>

本研究之立場也認為，棒球賽事同樣具有中介儀式的特質。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由於中華職棒 18 與 19 年總冠軍系列賽，都進行了七場的賽事，有球迷就跟隨著球隊南征北討，直到七場比賽結束分出高下，這樣的過程在研究者看來，以及球迷的口中，都存在著近似宗教朝聖的形式與內容，雖然與 Turner 舉出的朝聖特質不是完全相符，但在許多面向上都十分類似。直接一點的說法，如果將進場看棒球視為生命中的儀式，來對自己信仰的球員、球隊、賽事進行禮拜崇敬，就像信徒每週固定上教堂一樣，那麼總冠軍賽的地位，也就等同於虔誠的信徒，到聖地進行朝拜的朝聖之

<sup>27</sup> Vicotr Turner,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1-39.



旅。

Syndor 認為朝聖者在朝聖期間，處於中介 (liminal) 的時空。在總冠軍賽系列賽的過程，跟隨球隊征戰的球迷，在這段時間同樣的也與原本的生活、工作相分離，暫時進入一個不屬於生命中任何階段的狀態，直到所有比賽結束才又再次回歸原本的生活。例行賽時，球迷也會經歷這樣的分離與再融合，不過在移動的距離上、時間上，還有重要性上都不比總冠軍賽，自然其神聖性也不相同。不同於例行賽的氣氛，冠軍賽的高張力、對於勝利的強烈渴望，造就了近乎宗教狂熱的氣氛，讓球迷做出瘋狂的行為，因為季後賽有更高的重要性，對原本例行賽就時常進場的深度球迷們來說，更是不可不看，對他們來說進場是基本的，為了每場比賽都能參與，勢必會遭遇到一些困難或衝突，例如工作就得請假、北部下南部需要舟車勞頓，球迷們在金錢上、時間上都有所犧牲，甚至工作也暫時被拋開，生病了也還是抱病進場看球，但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十分值得。

對球迷來說，這一切犧牲不過是他們支持球隊的實際體現，甚至因為這樣獲得了更多體驗。總冠軍賽之所以吸引人、球迷會想要每場球賽都參與是因為比賽的高強度、球員毫無保留的拼鬥，這樣對於勝利的渴望跟重視，同樣也會感染到球迷，即使所有的加油儀式都與例行賽無異，但是由於賽事的重要性不同，在表現這些儀式時，感受也不相同，可以說引發了近乎宗教狂熱的感受。對球迷來說，總冠軍賽的氛圍，讓原本的球賽充滿了許多難以言喻的感受，跟宗教的遶境相似之處在於同樣都是一年一度，對於球迷、信眾都有強烈的吸引力，期間也需要進行不同程度的旅程，更重要的，在心理層次上，都是對自己的信仰表達支持。總冠軍賽是一年一度的，支持的球隊不見得每年都有爭冠的機會，球迷期盼的心情自然更加強烈，球迷相互間的凝聚力也更緊密，而這些強烈的情緒感受不是只存在個人身上，球迷也談到許多因為球員創紀錄、退休或是球隊逆轉獲勝，一起哭泣或是興奮的相互擁抱，大家好像一家人的感受。

在經過一整年例行賽的努力，以及最後總冠軍賽的激烈拼搏，若是失敗的痛苦會帶來短時間難以平復的情緒，另一方面，甜美的勝利就成為了球迷印象最深與最感動的時刻。在彩帶拋出，香檳撒下，大家相互擁抱、慶賀的同時，也象徵球迷的總冠軍賽朝聖之旅暫時告一段落，經過這樣的洗禮，球迷對於球隊的認同更加深刻，也更期待下一年度新球季的展開，並且希望能再次打進冠軍賽事，奪下冠軍。

依照 Turner 所列舉朝聖具有的中介特質，再跟上述球迷在中華職棒總冠軍賽期間的體驗做一對照，總冠軍賽並非宗教脈絡下的行為，但仍可以發現兩者有共通之處。

第一個相似的特點是「從世俗結構中的解放」：球迷在這段期間，與原本的生活、工作都分離開來，暫時拋開世俗的事物，進入到中介的狀態。第二點則是「地位的同質化」：在球賽進行的過程中，無論平常的職業、社會地位，或是性別、年齡等，所有人都是相同的球迷身份。「衣著和行為的簡單化」的表現，則是球迷多半都會穿著球隊 T-shirt、球衣或是球隊代表顏色的服飾，例行賽可能不會如此，但季後賽、總冠軍賽為了壯大氣勢，球迷都會特別裝扮。「交融的狀態」可說是球迷最重要、印象最深的體驗，由於球迷對球賽展現極度的專注，因為球賽的起伏而有興奮、哭泣、擁抱、或瘋狂吶喊，可以說進入了所謂的流暢體驗，並且這樣的體驗不僅存在於個人心理，而是發生在集體，像是拋出彩帶的那一刻，絕對是體驗的至高點。「嚴厲的考驗」則來自於球賽進行時的懸疑緊張、身體上的疲勞與金錢的花費，為了搶門票早早排隊購票、看球賽搭夜車南北奔波睡眠不足、為了看球賽向公司請假而有丟掉工作的可能，這些都是球迷所作出的犧牲。「對基本宗教文化價值意義的反映」：相對於宗教信仰的神明崇拜，球迷的信仰對象就是球隊或球員，最基本的價值就是希望球員能有好表現，球隊能夠獲勝。「對宗教範式與人類共有經驗之間相通性的儀式化表現」：最明顯的實際體現就是透過加油儀式的表現，球迷在啦啦隊長的

帶領之下，展現團結一心，凝聚氣勢，希望能夠壓倒對手，獲得勝利。本研究整理朝聖的中介特質與冠軍賽期間球迷的行為表現，對照如表二。

表二 宗教與球迷朝聖之特質對照表

宗教朝聖之中介特質	球迷朝聖之特質
1.從世俗結構中的解放	球迷與原本的世俗生活、工作相分離
2.地位的同質化	不分職業、社會地位，性別、年齡，所有人都是球迷身分
3.衣著和行為的簡單化	穿著球隊 T-shirt、球衣、球隊顏色的服裝
4.交融的狀態	因球賽所引發的集體流暢體驗
5.嚴厲的考驗	身體疲倦、時間金錢的花費、丟掉工作的風險
6.對基本宗教文化價值意義的反映	球賽爭勝的本質，希望球隊得勝、球員有好表現
7.對宗教範式與人類共有經驗之間相通性的儀式化表現	加油儀式的共同展現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因為一年一度的總冠軍賽，球迷跟著球隊到各球場進行賽事，附帶對於勝利的強烈情緒，因此展現了近似宗教朝聖或是遶境的外在形式，但最重要的內涵在於，無論是對神祇、聖地、教派或是球員、球隊以及球賽本身，球迷或是信眾都具有一份對崇敬對象的信仰，這樣的旅程是對於自身認同價值觀的追尋，期望能從中獲得生命的意義感，充實精神生活。

球迷所進行的朝聖之旅，其中的神聖蘊含多元的面向：對外的聖可以是在透過球場使身體處於分離日常的時空，並透過加油儀式的口號、敲擊啦啦棒、唱歌，使身心進入中介，與對於勝利相同執著的球迷們，感知到一種發自個人但結合於集體的聖性；對內的聖是透過球賽進而展現自我意義與價值，在休閒中尋找精神生活滿足，如此的神聖可說是來自對於運動虔敬的心，使得現代運動的文化實踐不僅僅反映工業社會的理性化價

值，還帶有傳統儀式的神聖性。

## 五、結論

Turner 的儀式理論針對社會結構如何透過儀式來維持與運作來進行探討，提供了審視與思辨現代運動所具有的社會功能良好的背景框架。透過檢視臺灣棒球迷文化，可以發現工業化、專門化、理性化以及轉向科技化的現代社會特點，確實反映在現代運動上。球迷在理解球賽、檢視球員表現時，透過各項數據指標，如打擊率、上壘率、防禦率等來進行討論評斷，這些充滿世俗主義、理性化與量化的分析，以及場內揮舞旗幟吶喊口號的加油儀式行為，共同構築了現代運動「朝向勝利」的世俗化價值特徵。

相較於傳統農業或部落社會，現代人所共享的社會脈絡與意義也許顯得破碎，不再具有全面性、義務性的整體社會活動。但在反覆參照其定義以及中介與類中介現象的描寫，由現代運動具有的宗教儀式歷史傳承與延續，以及對社會整體的作用力看來，清楚理解到現代運動仍對當代社會的集體具有遠大的影響力，因此仍可歸類為中介現象。宗教儀式範圍確實縮小，但其「宗教性」不減，仍然存在傳統儀式節慶「非常」、「共樂」、「週期」等特質；人民有多樣化選擇休閒活動的自由，但沒有一項能像棒球賽事一樣，對於球迷、球員等參與其中的能動者，得以在此一特殊場域中發揮創造力，融合工作與遊戲，展現由世俗進入神聖的中介特質。球場這個中介時空本身即存在著對於過去歷史的緬懷與延續，並非片段的偶發。例行賽可以是脫離日常生活、尋求短暫閒暇的中繼；總冠軍賽由於具有更強烈的情感投注，與承受肉體、物質的考驗，不分你我的集體交融，從種種身體實踐的表徵看來，球賽已被深度球迷轉化為展現自我神聖性的劇場，是如同宗教朝聖的運動之旅。

本文透過臺灣棒球迷儀式文化，重新審視現代運動中可能存有的儀式特徵與朝聖特質，透過球迷的身體實踐，展現現代運動的社會特質是多面性的納入傳統與現代，使個人得到與社群整體連結的機會，因而世俗化亦有開啟神聖的可能；這樣的可能是運動文化不同於其他大眾休閒所特有，相信更能彰顯運動賽事對於人類的重要性。

## 引用文獻

- 石明宗，〈山難經驗：一個運動與宗教觀點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 石明宗，〈「運動儀式」之研究——「技術動作儀式」與「再現文化儀式」〉，《運動文化研究》，8（臺北，2009.6）：7-51。
- 簡妙如，〈過度的閱聽人——「迷」之初探〉，嘉義：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Abercrombie, Nicholas and Longhurst, Brian, *Audience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London: Sage, 1998.
- Crawford, G., *Consuming Sport: Fans, Sport and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Godbey, G., *Leisure in Your Life: An Exploration*, Pennsylvania: Venture Pub, 1999.
- Guttman, Alle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Guttman, Allen, *Sports Spectato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Novak, Michael, *The Joy of Sports: End Zones, Bases, Baskets, Balls, and the*

- Consecration of the American Spir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 Price, Joseph L., *From Season to Season: Sports as American Religion*,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owe, Sharon, "Modern Sports: Liminal Ritual or Liminoid Leisure,"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12.1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8): 47-60.
- Sydnor, S. , 〈Liminality: Contours and Context〉, 《運動文化研究》, 5 (臺北: 2008): 73-89。
- Turner, Vicotr,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Turner, Victo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1982.
- Turner, Victor,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1985.
- Wann, Daniel L., *Sport Fans: The Psychology and Social Impact of Spectato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